

涩小说 书系·官场系列

张蔚峰 著

——这是一部县乡村干部必读之书——
一部描写乡镇小官儿的原生态小说

乡官风流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短篇小说系·官场系列

乡官风流

张蔚峰 著

《《《这是一部县乡村干部必读之书
一部描写乡镇小官儿的原生态小说

《《《《《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官风流/张蔚峰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42-681-3

I.乡…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04692 号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乡官风流

作 者: 张蔚峰

策划编辑: 朱光甫

责任编辑: 贺芳心

特约编辑: 雷黑子

封面设计: 顺和文化·闫俊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彩印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2-681-3

定 价: 32.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hapter 1



“谢天谢地谢老一，恩准回家会我妻。今晚就把公粮交，嘻嘻……”

桑野乡第三把手肖春夏屁颠屁颠地打开家里的门，脚没进屋声音先进了屋：“我的好老婆，你看看我是谁……”

他既像从南极探险又像从国外维和回来一样疯癫里夹杂着庄重和豪迈。老婆麦云这名肖庄乡大名鼎鼎的小麦验质员，就像迎接航天英雄一样，忙从屋里跑出来，湿着两只手搂住老公就往脸上凑。他们啃着说着。

“老公，给我捎的啥？”

“没啥，回来交公粮。”

“傻乖乖，咱的粮库早空了。”

“今晚就给你倒得满满的。”

他又趴在她耳朵上小声说：“我要好好给你放一炮。”

霎时，老婆的脸色就像莲花骨朵遇春风，呼啦一下花开八瓣白里透红。老公就像蜜蜂采蜜一样在花瓣上亲了个够。

老婆说：“头门没关，羞死人了。”老公就关上门。

麦云进厨房堵了火，掂个小袋要出去。肖春夏不解：“你这是……”

“老实待在家，谁叫也不去。”麦云把话一甩就出去了。

肖春夏歪倒在沙发上，打开电视，见是连续剧大结局也无心去看，却回味着老婆脸上的甜蜜和她身上散发的特殊的女人味。他就想，俺书记老一真是了解男人的心，三个星期让回家一次，比起当兵的强多了。老一呀老一，你给弟兄们办这么好的事，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呢？嘿嘿，你呼秋冬书记能耐得住寂寞？尽管你嘴上说，同志们辛苦了，我要替你们放一夜哨站一夜岗，遇到情况，一杆枪能挡百万

兵，天塌下，泰山压顶不弯腰。但同志们都清楚，你老一那杆枪不会闲着。趁着今晚没人，你那腰不把洪小桃砸成肉饼才怪呢。

麦云手提一只会动的东西回来了。肖春夏问：“啥武器？”麦云讪笑一下说：“火药。”肖春夏说：“让我看一下。”他扒开提兜一看：“啊，大老鳖？”他伸手要抓。麦云说：“当心咬了手指头，咬住了它头就缩进肚里了，等星星出齐才能吐出来。”

麦云把它抓出来，见那龟头坚硬地往外伸着，就说：“急死你，急死你！”使用刀在龟脖上划了一下，一股暗红色的血液便流了出来。肖春夏顿感自己的下身也被划了一下似的隐隐作疼。

麦云双手麻利地把老鳖整好，加了料，用炖锅炖得芳香四溢，肉烂如泥。她把最好的“裙边”让肖春夏吃，把可口的汤汁让肖春夏喝，她要给他囤药打气加油。他有意引逗麦云说：“你把那龟头吃了吧，它治急躁、脑涨、阴部瘙痒。”麦云就伸手抓住他那家伙把他拽到了卫生间。肖春夏说：“连续剧大……”麦云说：“大结局也不看。”她便亲自动手，把肖春夏的兄兄忒忒儿搓洗得干干净净。肖春夏舒服地躺在浴缸里，静静地享受着爱的抚摸。他犹如躺在一朵白云上，脑清神静，身体像慢慢地上浮，又像缓缓地下滑；既像左右移动，又像来回旋转；忽儿看到了一道彩虹，忽儿又看到了一片仙境，又忽儿看到了万道霞光。他感觉，这就是天堂，自己已进入天堂了。呼秋冬书记呀，你也该进入天堂了吧，你的决定太令人感动了。猛然间，霞光汇成一束束火苗，像一颗颗太阳，把天空烧得火红火红。他的全身像膨胀到极限的气球，随着天空的一声爆炸他也随之爆炸了。这时，外边响起了隆隆雷声。等雷声渐渐散去，他大脑里的红色也渐渐散去。他睁开眼睛看到天花板时，身体就像破了的气球，软卧在浴缸里。

天又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雨把肖春夏引入了梦乡。麦云却没睡着，她在想着老公醒来时给她补偿补偿呢。

Chapter 2



桑野乡党委书记呼秋冬，伴着淅淅沥沥的雨正伏案思考。他要在今年带领班子成员为桑野乡百姓办成十件大事，而重中之重是建成一千亩大的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区，使它成为全县的亮点工程。这是尤县长来临水县后的首选项目。照尤县长的话说，工程干好了，我让你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

提起尤县长，真让人佩服，他可真够哥们义气。在不长的时间内，不但以哥们相称，还有意让呼秋冬见了他的老爷子。

呼秋冬第一次见老爷子是在三个月前，也就是尤明县长来临水县工作一个月后。那天，尤县长来桑野乡搞调研，作为乡一把手的呼秋冬，把本乡近两年来由兴到衰的过程及主客观原因、经验教训和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宏伟蓝图等很详细地作了汇报。尤县长对他提出的毁桑挖塘建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区很感兴趣，并当场表扬呼秋冬有胆量有气魄。中午尤县长还破例请他在“临水苑”吃了饭，席间两人说话竟投机起来，临别时尤县长还有意无意地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给了他。几天后，呼秋冬便怀揣老爹交给自己的老古董一只青铜鹿进了尤县长家的门。当时，自己只顾激动，连说了些什么都已不记得，只记得尤县长的老爹拿着那只青铜鹿双手直哆嗦，两眼闪着带水的光不停地扫视自己。从那天开始他心里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莫非老爷子会看相，已看出我面相里藏着福还是藏着祸？

呼秋冬正想着，“吱呀”一声门开了，财政所会计洪小桃带着一股骚味进来了。

洪小桃早已急不可待，缠着呼秋冬上床脱衣。二人早已是轻车熟路，于是两条赤裸裸的身体像两根热带雨林里的藤条紧紧缠在了一起。足足一个钟头，等山崩地裂之后，二人像刚刚交媾过的白蛇在太阳下晒太阳一样，摊躺在席梦思床上。一会儿，洪小桃翻身问呼秋

冬：“咱这是第几回啦？”呼秋冬有气无力地说：“记不清了。”洪小桃说：“我知道，咱们是三年零六个月，第一百三十八回。”呼秋冬说：“你记性真好。”洪小桃说：“我都在本上记着哩。”呼秋冬毫不在意地说：“记那有啥用！”说罢二人便拉灯睡觉。

这时，外边又响起了雷声，接着雨声由“滴滴答答”变成了“哗啦啦”。呼秋冬隐隐感到窗外似乎有轻轻的走动声。他心里一惊，便起身扒开窗帘，黑暗中，一个模糊的影子一闪便不见了。

他和洪小桃惊惧地扭在一起。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弹起，脆弱的神经竟指挥不了他如何接答。洪小桃紧紧抱住他就像真的天要塌下来一般两眼痴呆了。等呼秋冬紧绷的脸变成眉飞色舞状时她才笑了，原来是尤县长来电说老爷子要召见他呢。这消息对他来说就像久失的孤儿找到了亲爸爸一样，他疯了般傻了般，对准洪小桃便失去了体面和威严，像婴儿吮奶一样把她拱了个够。

Chapter 3



在与呼秋冬的车擦身而过时，肖春夏一眼便瞥见洪小桃在车里。他想，昨晚，这骚娘们一定把老一伺候得很舒服。想到这，他禁不住“呵呵”笑了一下。

这时，朝阳冉冉升起，村庄、河流、树木、田野像镀了金一般闪闪发亮，远处传来了沉睡后的各种骚动声，整个豫东平原都醒了。雨后的清新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车入桑野乡境内，从清水河边飘来了放羊老汉悠扬的歌声：

俺桑野小乡像首歌
歌声流进清水河
白天掀起欢腾的浪

晚上荡着柔情的波
清风白云来伴舞
闪电弹琴雷打锣
红日出是开头语
繁星闪作省略号
春夏秋冬唱不尽
天旋地转都是歌

俺桑野小乡像首歌
歌声流进清水河
酷哥哥河边寻乖妹
乖妹妹河边等酷哥
花嫂揉碎水中影
鲤鱼翻滚聚成波

嗨哟哟
日子比那树叶稠呀
是官是民躲不过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好经歪经都是歌
都是歌
嗨哟哟
我放羊老汉最快活
哟呵呵……

歌声浑厚悠扬就像雨水洗过一般，透过薄薄雾霭在广袤原野悠悠回荡。这情景勾起肖春夏诸多情怀，在桑野乡这风雨沧桑的十六年像路两边的麦垅滚过来又闪过去。乡官的日子不比老百姓少一天，也好不到哪里去，有苦往哪里诉？就这，老百姓还骂乡村干部全是歪嘴和尚把好经给念坏了。

司机突然把车速放慢了。肖春夏抬头一看，前边路上坐着一个人，那人向车招手。开到跟前肖春夏让车停下。这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脸上、胳膊上、腿上都被摔破，到处都是血痕。老人往北指指嘴里骂道：“他当官的不得好死，早晚要出车祸摔死他，摔死他一百回。”肖春夏和司机听到这话，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一切都明白了。他们没有说什么，由他骂着，把老人抬进车里，并把老人的自行车放到后备箱，然后赶紧往桑野乡卫生院开去。

路上肖春夏问：“老人家，是啥样车撞的？车牌号你还记得么？”老人拍拍头，想了半晌才说：“只记得从他撞着我之后就没来过车，那车里坐个女的，那车比这车还新，再见了我认得。咳，他不得好死啊，他坏良心哪！”老人嘴里不住地骂，肖春夏心里越清楚就越发不是滋味。后来问老人才知道他是桑野村的，叫吴有才，外号“能过天”。老人自言自语道：“我算好了今天出门没事的，咋就偏偏出了事呢？你看这，你看这。”肖春夏心里苦笑一下，安慰道：“老人家，你算得还挺灵，这不是没啥大事了吗？”老人尴尬地低下了头。到了卫生院，在给老人进行了检查后，医生说老人并无内伤，肖春夏这才放了心。他付了药费，安慰了老人几句后便走了。

Chapter 4



呼秋冬的车开到去市里的路口时，胡来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胡来是去年由财政所所长升任乡党委秘书的。尽管他动手、动笔能力和口碑一样欠佳，但是让他给领导办事，他却是相当有一套。怪不得他一个初中毕业的小职工，到财政所所长再到党委秘书，三年迈了三大步。

车停在他跟前，呼秋冬把司机位子让给了他。自己则坐到了司机身后的位子，因为这里最安全。

呼秋冬问：“带了多少？”

“带了三万块。”说罢胡来从内衣里掏出三捆“大团结”。

呼秋冬接过来，抽出两捆放进皮包里，另一捆装进了内衣兜。

胡来名义上是党委秘书，但财政所至今没有配所长，仍由他抓，他花钱是不需要通过乡长的。

车向西北方向的河阳市飞驰。去市里平时四五十分钟就到，但今天，呼秋冬一再嘱咐胡来：“开慢点，再慢点。”

路上呼秋冬反复考虑一个问题，是县长家里有啥事，还是县长让自己给他办啥事？不得其解。不管啥事去他家是不能空手的，县长爱什么、老爷子爱什么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上一次见老爷子，看他是一个政治修养、文化修养很深的人，以前他曾当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秘书长，尽管退休七八年了，但是那些政界、文化界、商界的社会名流，还是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他家里满墙的字画和博古架上的古物看，他最喜欢古玩，上一次送的青铜鹿他就爱不释手。这一次送啥呢？车快到市区了，呼秋冬心里还是没个谱。

尤县长的家在西门外的柳荫湖畔，去他家必须经过河阳市区。进入市区，宽阔的道路加上两边的塔松、垂柳，行进的轿车就像一叶扁舟畅游在一湾河水中。南来北往的车流争分夺秒，见缝插针，活似一场百舸争流的龙舟赛。

过红灯时，黄灯闪了一下。呼秋冬忽然来了灵感，古楼广场大金店不是正在做广告推销金书吗？孔子的《论语》、孙武的《孙子兵法》可是上等礼品啊！这时的呼秋冬就自己夸起了自己：“你真是太聪明了！”

呼秋冬很快购买好金书就要到尤县长家去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手轻轻地揣着两个书盒生怕身上有脏物粘上去。左拐弯就到柳荫湖了，胡来想点刹车却踩到油门上，小车猛的往前一窜，一头拱到了一辆大卡车的屁股下。胡来一头撞在玻璃上，呼秋冬紧紧抱着硬书盒，毫无思想准备，整个身子压到了前座上，差一点来了个倒栽葱。

大卡车司机下车一看自己的车没事，只是后面的小车撞瞎了车灯，破了前脸，一句话没说开车而去。

胡来下了车，用纸擦着额头上的血，看着毁坏的车灯、撞凹的前脸，露出难看的狼狈相。呼秋冬也不顾小车如何，赶紧看手中那宝物毁坏了没有。还好，宝物完好无损，他放心了。于是，他下了车在车前观察好一阵子，才无奈地说：“去修理厂。”

在他们去修理厂修车的时候，尤明县长给呼秋冬打来电话，说今天是老爷子过生日，客人已经到齐，如果他正在修车，那就不等了，下午在家等候。

呼秋冬已是气愤至极，听到是老爷子过生日更是火冒三丈，交代几次让胡来开慢点，最终还是出事了。但事已至此，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他只好在修理厂找一小凳坐下看啥时修好。

胡来早已和修车师傅查看了车的伤情。胡来边拭额头上的血边问：“几个小时能修好？”师傅说：“换车灯需要三个小时，修前脸需要一星期。”呼秋冬在一边说：“先换车灯。”

Chapter 5



当肖春夏走出桑野乡政府大门时已是上午十点了。他要步行到桑野前村去召开村干部会。本来这事是乡长崔浩和他一块儿去的，但崔浩临时有事去不了，而老一交代的事又不能落空。肖春夏想，一个人就干一个人的活吧。他又想，乡长来不了，为啥他不亲自给自己说，而由司机转达呢？其实，司机从来不掺和领导之间的事，他的人品大家都是公认不错的，这一点崔浩是清楚的。那么，他考虑的是什么呢？是看自己敢不敢于承担责任，还是考验自己义气不义气？管他呢，由事实和时间去证明吧。

乡政府坐落在清水河西岸，这是前年出了两起人命事件之后，才由河东搬迁到河西的。这也是呼秋冬在“玄学大师”的指点下依计而行。用大师的话说，搬到河西，隔一条清水河就隔住了晦气，乡里就祥和兴旺了。

肖春夏走到清水河大桥，这是上世纪修建的石拱桥。他在刻有“红卫大桥”四个大字的桥栏边站定，扭头扫了一眼河西三百米处的乡政府。乡政府坐北朝南的大门雕梁画栋，金檐彩角，显示着桑野乡的文化底蕴。三层的办公大楼巍峨壮观，在河西岸显得一枝独秀。河东的乡政府老院已变成了棉花加工厂。桑野村村委会在村的南北大街中间，路西，支部副书记兼村长苏基业的家则在村南头。肖春夏先给苏基业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又打了他手机，无法接通；去他家，他家门锁着。肖春夏就往桑园走去。

桑野村的东大坡最南边就是郁郁葱葱的二百亩桑园。

肖春夏很清楚这片桑园的历史。这二百亩桑园是早年遗留下来的老桑树，起于何时谁也说不清，反正是伐掉又长，长大了又伐，周而复始。千百年来，不断迁徙而来的百姓以养蚕织丝为生，同时也以制作桑杈闻名。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机械化的发展，桑杈这个古老的农具渐渐被弃之不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桑野村仅剩村东二百亩桑园了。后来，临水县的一场植桑养蚕高潮又给桑野乡带来了生机，这里曾作为全县的示范乡而名声大震。呼秋冬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与书记不和才从南岗乡乡长位子上来到桑野乡任乡长的。

他与前任书记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乡级植桑养蚕办公室，因而桑野乡成为全县植桑养蚕的排头兵。

虽然当时县领导头脑发热，乡村干部热情甚高，但全县的植桑养蚕高潮不到半年便中途夭折，原任县长为证明决策正确硬是死死抓住桑野乡的二百亩桑园不放，并派了一名副县长坐镇督查。桑野村党支部书记吴份因拉回的三车桑苗已风干如柴，被群众一把火烧成了一堆灰烬，全村一千七百口人集资的十一万一千九百元桑苗款无法给群众兑现。接着是乡党委书记莫成带领一名副乡长、一名律师因干桑苗问题去桑苗发售地打官司途中突遭车祸，莫成当场身亡，另外二人重伤致残。接下来是在桑野乡蹲点的副县长因受刺激而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顿时，全县震惊。

当时的呼秋冬又喜又忧。喜的是，县委曾动员几个人来接任党委

书记，但没人愿意来，最终还是让他接任了桑野乡党委书记一职。忧的是，桑野乡这个地方不吉利，十多年来就已死过两任“一把手”了。俗话不俗，三盘为正，三次为准，三……想到这儿他脊梁骨就发凉，下一个……他不敢往下想了。

原任县长自知对植桑养蚕难逃其责，便一拍屁股走人，去市里了。新来的县长尤明上任后便来到桑野乡搞调研，他听了呼秋冬的情况介绍，包括“玄学大师”的预测，当时就惊呆了。他一个十足的无神论者，细白的脸却吓成了蜡黄色，额头上竟冒起了热气。当他回过神来后，就不容置疑地给呼秋冬下命令：“要坚决毁掉这片桑园，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再出现任何人命案。”

这一茬桑树已经长了近二十年，大部分都有碗口粗细，因为不制作桑杈了，前几年便以三十万元价钱承包给了前村群众吴利民。承包款是他当工头的弟弟拿出的，他弟兄六人会不会闹事？呼秋冬每每想到这事，就感到棘手。前年的两次死人事件，还有尤明县长的态度，可以说都是与呼秋冬的生命和前途紧密相连的，他从内心主张毁掉桑园，但吴利民会同意吗？要找借口想办法攻破他这个堡垒。他终于想出一个锦囊妙计，在桑野乡东大坡建一个一千亩的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区，搞鱼鸭混养，挖鱼塘、建鸭舍，让县里投资，作为县里的亮点工程。呼秋冬亲自给尤明县长汇报后，尤县长沉思一会儿，突然眉开眼笑，手拍桌子站起来只说了两个字：“行，干！”

看来领导已决策了的事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么大的工程，其可行性如何？前景和效益如何？乡里的财政承受能力如何？群众的接受能力如何？一连串的疑问使肖春夏如吃了夹生饭，心里生硬生硬的。可眼下他又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和最佳的选择。他带着疑虑和无奈向桑园走去。

Chapter 6



肖春夏没有找到苏基业。他决定找桑园的主人吴利民。

吴利民的护林小屋在桑园深处。桑叶已经茂密，他踏着茸茸青草往桑园深处走去，无数小虫的鸣叫把他带入了一个深幽的世界。他想从无数鸣声中抓住一根最美妙动听的琴音，却像织布女在理顺乱了线一样，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

他走着听着，似乎有一种和小虫鸣叫不一样的声音。他走了几步，却发现是一对公母狗在交配，就丧气地说了一声“晦气”。刚走两步又有那种声音，他侧耳细听，像是男女交欢的声音，就放慢了脚步。他尽量保持能看见目标又不被人发现的距离，绕到了声音的后边。越来越近了，他终于发现了目标，是一男一女在干那种事。一种好奇心促使他想看清楚些，就不断调整着方位。突然传来“吆吆”喊狗的声音，那男女就慌忙离开了身子，提起裤子匆匆离去。当他们转身的一刹那，肖春夏惊呆了，怎么会是苏基业和会计的老婆陆杏花？他笑了一下说，今天臊气，然后向吴利民的护林小屋走去。

快到护林小屋时，就有“汪汪”的狗叫声。肖春夏大老远就喊：“老吴，老吴。”有女人应答：“是谁呀？”听出是女人的声音，他不再往前走了。以前他就听说过，刚才也亲眼看见，这桑园里不断闹出男女之事。

于是老远他就说：“我是乡里的，姓肖，找老吴说点事。”

“他去乡医院了，孩他爷被车碰着了。”

“那我走了。”

肖春夏欲离开桑园，背后就有人说：“肖书记别走，我正找你呢！”

吴利民拉住肖春夏到护林小屋又倒茶又让烟，嘴里还不住地说：“谢谢，谢谢！”把肖春夏搞得莫名其妙。

要说正事了，吴利民却先开了口说：“要说现在老百姓相中的好

官没几个，你中，你中啊！”更是把肖春夏说得如坠云雾。

等吴利民把事说清楚了他才知道，早上拉去卫生院的那老人是他父亲。末了吴利民又说：“要不是卫生院的人说了，我还不知道找谁道谢呢！”

肖春夏却腼腆起来，说：“当官的应该视老百姓如父母嘛！”

吴利民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咳，关心老百姓的官太少了！”

肖春夏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相互客气了几句，肖春夏便把乡里准备搞大开发的事说了，看他啥意思。

吴利民却说：“我也听说了，料到你会来找我。”

肖春夏急问：“啥想法？”

他说：“是有想法，等我想好了，找你单独谈。”

肖春夏回到乡政府自己的卧室，一头歪在床上，懒懒地伸一下胳膊腿，又想起给苏基业打手机，手机通了。苏基业说：“实在对不起，上午找几个干部找不到，又找了几个群众征求了一下意见。”肖春夏狠狠地剋他一顿，说：“干部会开不了，你让我怎么向老一交差。你说咋办？”苏基业说：“下午三点，一定一定。”

不到下午三点钟，肖春夏便又重新向村委会走去。他还在思考着用什麼理由说服村干部，让村干部再说服群众。他忽然灵感一现，眼前一亮。对呀，我国马上要加入世贸组织了，工业、农业、经济、贸易要与世界接轨了，粮食贬值了，种粮不如买粮，将来要以商代农。再把自己在西安杨陵高科技园区的所见所闻介绍给他们，再给他们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传统用的桑杈不也淘汰几年了吗？唉，说这些尽管有些违心，也未必马上能够实现，但是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领导的意图。

“嘀……”手机响了。苏基业告诉肖春夏人到齐了。

人真的到齐了。

肖春夏及时来到村委会会议室。他同与会者相互打过招呼，这些面孔和他们任的职务他都一清二楚。清一色的男性干部都在静等苏基

业的开场白。只有后边坐的吴留富在说醉话：“喝、喝。”

苏基业咳嗽两声，在一片烟雾里开始讲话了。

“实在对不起，这个会本来今天上午肖书记要给咱开的，可是上午会计吴留富吃媒人席了，副村长去看丈母娘了，计生主任给牛走犊了，民兵连长家的老母猪下崽了，还有治保主任吴大牛因弟弟嫖娼被公安抓去说事了。”吴大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苏基业有意讲了客观理由并无意间提了一下裤子，紧了一下皮带，然后环视左右说：“关于东大坡大开发的事，大家也都听说了。咱们今天是统一思想会，乡里如何安排、怎么开发请肖书记讲。”

大家都眼睁睁地望着肖春夏，他们都想能从肖春夏脸上探询出什么，从他嘴里能掏出些什么。

肖春夏略微理了一下思路，他想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村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县工业、农业开发的总体布局，建立清水河东大坡鱼鸭混养高科技示范园区的前景和效益，以及下一步开发的方法步骤等四大方面给大家讲解。

肖春夏凭他深厚的文化功底、出色的演讲才能、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一开始就吸引了在座的全体干部。当他讲到第三个问题时，从村委会门口开进一辆警车，下来四个警察。苏基业突然一阵紧张，鼻尖冒出了冷汗。其中一个警察给苏基业打招呼让其出去一下。会议室里的人都同时把目光射向了门外，这四个警察不是本乡派出所的，而是城关镇派出所的。

肖春夏也停止了讲话。进来的其中一人对肖春夏说：“领导，很对不起，我们抓住一个人贩子，让苏村长去辨认一下是不是这村的。”说罢也不管肖春夏同意不同意，硬把苏基业架到了警车里。警车闪着红灯，一溜烟儿而去。

吴大牛露出得意的神色说：“头儿不在了，这会还咋开？”“开不成了！”“开不成了！”几个人乱嚷嚷。

肖春夏正讲在兴头上，突然来了这么一事，心中不免遗憾。他听着大家的嚷嚷声，又看吴留富在“呼噜呼噜”睡大觉，终于无奈地说

道：“散会！”

吴大牛从箱子上拿起一顶沾满灰尘的绿帽子往吴留富头上一扣，喊叫一声：“走人。”

人们一哄而散，会议室里只留下了吴留富绿帽子下边发出的呼噜声。

肖春夏气道：“今天这事，让我怎么给老一交差？”

Chapter 7



呼秋冬换罢两盏车灯，胡来包扎好了伤口已是下午三点半了。他们找地方匆匆吃了点东西，呼秋冬踏进尤县长家的大门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

尤县长家是别墅式的单家独院。院门并不高大，也不气派，更不耀眼。呼秋冬熟悉地按一下门铃，保姆打开了院门。呼秋冬尽管来过一次，当他再次踏进院里时，仍然给了他耳目一新的感觉。近一亩大的院落，栽满了杏、桃、李、竹、梅，梅花占了大部分，姹紫嫣红的各种花朵配上亭亭玉立的竹子，给人一种心花怒放、蓬勃向上、清高淡雅的感觉。几只鸟笼悬挂路边又增添了闲情逸致的情趣。

尤县长身穿米黄色的套装，着红色领带，留整齐的偏分头已神采奕奕地在屋门口迎接呼秋冬了。他们相互寒暄之后进入既古香古色又充满现代气息的客厅。

在一张古檀木圈椅上，坐着一位六七十岁的和蔼可亲的白发老人。呼秋冬赶忙双手一拱：“晚辈给老爷子祝寿啦，祝老爷子万寿无疆！”老爷子摆摆手，笑了一下：“坐吧，坐吧。”

呼秋冬歉意地对尤县长说：“真是对不起，偏偏这车它就出了事。”尤县长非常理解：“客人都走完了，咱们正好可以谈谈工作嘛。”又转首对老爷子说：“爸，一回生二回熟，今天可要给秋冬弟好好谈谈哟。”老爷子乐了：“那是，那是。来，来，坐近点，坐近点。”突